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十三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九

起玄默困敦盡上  
章帝建初九年

孝靈皇帝上之下

熹平元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  
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  
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

據禮儀志  
一西都舊有

上陵至東都則其儀文愈備其畧見四十四禮有煩而  
卷永平元年上時掌翻掾俞緇翻易以鼓翻

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年八十

二廣周流四公

太傅太尉司徒司空

三十餘年

賢曰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

熹平元年薨

歷事六帝

安順冲質桓靈

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

三十一年也

歲輒復升進

復扶又翻

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

並為三司

三司即三公

練達故事明解朝章

解戶買翻曉也朝直遙翻故

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胡廣字伯始大

既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則當時之責望亦重矣豈可以  
三十餘年周流四公為榮哉賢曰中和也庸常也中和

可常行之德也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

之風天下以此薄之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長樂

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長樂太僕太后宮官也主馭官

者為之秩二千石樂音洛

六月京師大水竇太后母卒於比景

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

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

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

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

賢曰祔謂新死

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

直朝

遙令中常侍趙忠監議監古衡翻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

擣椒自隨孔穎達曰釋木云檄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檄陸璣疏云椒樹如茱萸有

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

為香今成臯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

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豨雞豚最佳香東

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

似橘皮本草亦云椒大熱有毒按李咸擣椒自隨齊明

帝將殺高武諸孫殺太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

欲以死爭

之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也

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

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

操筆高翻

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

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

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

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

併尸魂靈汙染

賈曰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余按熲以延熹三年入

為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則發冢之事于是年近耳被皮義翻

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

至尊忠省球議

省悉井翻下同

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

議甚健

蚩笑也

球曰陳竇既寬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

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

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

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

梁后先桓帝崩葬懿陵梁

冀誅始廢陵為貴人家

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

戾太子之亂武

帝策廢其母衛后后自殺武帝崩霍光緣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

今竇氏罪深豈得合

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

思閭后家犯惡逆

竇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閭后事見五十卷五十一卷安帝延

光三年四年復扶又翻

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

直朝

遙翻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

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

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

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

省悉景翻考異曰素紀

云河南尹李威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直臣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況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齋章右手執藥詣闕自

請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殺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不同今從范

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於宣陵 有人書朱

書

雀闕 古今注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雀南司馬門闕在宮門之外

言天下大亂曹

節王甫幽殺太后

考異曰舊云常侍侯覽多殺黨人按時覽已死恐誤今去之

公卿

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

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

賢曰不得書闕主名

猛坐左

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

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他事奏猛論輸

左校

校戶教翻

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

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奐嘗與段熲爭擊羌

不相平

事見上卷建寧元年

熲為司隸欲逐奐歸敦煌而害之

奐徙

屬弘農事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敦徙門翻

奐奏記哀請於熲乃得免初魏

郡李嵩為司隸校尉

嵩古老翻

以舊怨殺扶風蘇謙謙子不

韋瘞而不葬

瘞於計翻

變姓名結客報仇嵩遷大司農不韋

匿於廡中鑿地旁達嵩之寢室

說文曰廡芻橐藏音工外翻

殺其妾

并小兒嵩大懼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嵩父冢斷取

其頭

斷丁  
管翻

標之于市，嵩求捕，不獲，憤恚嘔血死。

恚于  
避翻

不

韋遇赦還家，乃葬父行喪。張與素睦於蘇氏，而段熲與  
嵩善，熲辟不韋為司隸從事。不韋懼，稱病不詣。熲怒，使  
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  
便可飲此。」賢遂收不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

勃海王惲之貶，瘞陶也。

惲苦回翻  
瘞於郢翻

因中常侍王甫求復

國，許謝錢五十萬。既而桓帝遺詔復惲國。

惲復國事見  
上卷永康元

年惲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珣、中黃門董騰

數與惺交通

惺音立數所角翻

甫密司察以告段熲

司讀曰伺

冬十

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惺

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惺考實迫責惺令自殺妃

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

伎渠綺翻

傅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十一

月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

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

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霸

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妖于驕翻句音章句之句自稱

陽明皇帝衆以萬數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

討之 十二月司徒許栩罷以大鴻臚袁隗為司徒

隗五

罪翻 考異曰袁紀在四年今從范書

鮮卑寇并州 是歲單于車兒

死子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

車昌遮翻

二年春正月大疫

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赦天下 以光祿勳

楊賜為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 夏五月以司隸校

尉段熲為太尉 六月北海地震 秋七月司空楊賜

免以太常潁川唐珍為司空珍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

太尉段熲罷 鮮卑寇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以太常東海陳耽為太尉

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

暢中山簡王焉之曾孫焉光武子 考異

曰本傳云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與帝紀異未知孰是又不知稚薨在何年今且從帝紀

夏六月

封河間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

帝入繼大宗故以康奉孝

仁皇祀利帝從兄弟也濟子禮翻

吳郡司馬富春孫堅召募精勇得

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

百官志郡有丞長史而無司馬蓋是時以盜起置司馬以主兵

也富春縣屬吳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也避晉簡文帝母鄭太后諱改曰富陽

冬十一月臧旻

陳寅大破生于會稽斬之

會工外翻

任城王博薨無子國



絕桓帝延熹四年  
博給封任城國

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

屠各追擊破之

守式又翻夏戶  
雅翻屠直于翻

遷育為護烏桓校尉鮮

卑又寇并州司空唐珍罷以永樂少府許訓為司空

永樂少府董太后  
宮官也樂音洛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

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雒陽記曰太學在  
雒陽城南開陽門

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  
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  
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古文科斗書也篆大篆也隸

今謂之八分書後魏江式曰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  
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采古史蒼頡覽二象之文觀鳥  
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  
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  
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  
借蓋是蒼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  
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  
明述春秋皆以古文七國殊軌文字乖別秦兼天下李  
斯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  
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或頗有省改所  
謂小篆者也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  
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  
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  
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  
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教以  
籀書又習八體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

亦是一時之變通也。考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考、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于、未、央、宮、中、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亡、新、居、攝、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也、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經、刊、載、五、經、題、書、楷、

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  
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碑蒼廣雅古今字  
詁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于文為益然其字詁方之許  
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善蒼  
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開理有名于揖又建三字  
石經於漢碑西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  
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  
器之名悉是誕書咸傳之于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  
典祠令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  
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  
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韻之法作韻集五卷  
使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  
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  
篆形終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  
意為疑炫惑于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  
小兒為醜神蟲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

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式言字學本末頗詳故脩著之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蓋漢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洪氏隸續曰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官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鄴氏水經云漢立石經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為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于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聚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

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北史江式云  
魏卽鄆淳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按此碑  
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卽鄆淳作曹  
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  
字為魏碑則是謂之  
卽鄆淳所書非也 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

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乘繩證翻兩音亮塞悉則

翻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

比毗至翻下同

乃制昏姻

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

監古街翻

至是復有三互

法

賢曰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復扶又翻下同

禁忌轉密選用艱

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

馬所出

賢曰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

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

延屬

比毗至翻延屬者延頸而屬望也屬之欲翻

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

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

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

復扶又翻下同

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

里蕭條無所管繫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

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

冀州之人刺幽州幽州之人刺冀州是為對相部主

尚畏懼不敢營私況乃三互何足為嫌昔韓安國起自

徒中

韓安國梁人生法抵罪梁內史缺天子遣使拜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朱買臣出

於幽賤

朱買臣吳人家貧賣薪以自給後隨計吏至長安拜會稽太守

並以才宜還守

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帝

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

差厥中朝廷不從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之言也

明

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

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

治直吏翻所以

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閔文不賞閔與礙同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封河間王建孫佗為任城王

佗帝從兄弟之子也佗徒河翻任音壬

夏

四月郡國七大水

五月丁卯赦天下

延陵園災

延陵

成帝陵也

鮮卑寇幽州 六月弘農三輔螟 于寘王安

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

寘徒賢翻

戊巳校尉西域長史各

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人衆裁千口

五年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益州郡夷反太守李顥討

平之

顥魚容翻

大雩

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訓為

太尉 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

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

被禁錮辱在塗泥

被皮義翻

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

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

見賢通翻

水旱洊臻皆由于斯

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秦大怒

省悉井翻

即詔司隸益州

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

永昌郡屬益州刺史而扶風槐里縣屬司隸蓋詔益

州收鸞而司隸送槐里獄掠音亮

于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

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賢曰謂斬哀齊哀小功大功總

也麻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陽劉逸為司空 秋七月太

尉許訓罷以光祿勳劉寬為太尉 冬十月司徒袁隗

罷 十一月丙戌以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 是歲鮮

卑寇幽州

六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令三

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罷免之平原相漁陽陽球坐

嚴酷徵詣廷尉

姓譖齊人遷陽子孫以國為氏一曰周景王封少子于陽樊因邑命氏 考異

日本傳司空張顥條奏按顥光和元年為太尉未嘗為  
司空球光和元年陷蔡邕時已為將作大匠不知被徵

果在何年唯熹平五年 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討賊有

功球傳云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山賊殄破特赦之拜議

郎 鮮卑寇三邊

鮮卑強盛東西北三邊皆被寇也

市賈小民相聚

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宣陵桓帝陵百官志太子

舍人秩二百石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賈音古

秋七月司空劉逸免以衛尉

陳球為司空

初帝好文學

好呼到翻

自造皇義篇五十章

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

及工書鳥篆者

賢曰按說文曰牘者板也長二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

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于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皆

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

勢之徒置其間

百官志侍中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行下孟翻趣七喻翻

意陳閭

里小事

意許記翻

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

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

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

迎氣五郊及養老辟雍註並見四十四卷明帝永平二年漢宗

廟一歲五祀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

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

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

疎喪謂疎屬之喪也賢曰小汙謂病及死也數所角翻

廢闕不行忌禮敬之大任

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

漢制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齋日內有汙  
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

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妖于驕翻

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  
之于天子三歲一貢士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

文學之選于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

已

賢曰數路謂孝廉  
賢良文學之類也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

未有其能

治直之  
翻下同

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

觀省篇章

省悉  
井翻

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

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

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  
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  
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于義已弘不可復使

治民

復扶  
又翻

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

事見二十  
七卷甘露

三章帝集學士于白虎

事見四十六  
卷建初四年

通經釋義其事優

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

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賢曰子夏曰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恐泥鄭玄註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  
不通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泥乃計翻

又

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

服三十六日

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七年

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

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

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之心義無

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

鄭玄

曰祖謂將葬祖祭于庭載謂升柩于車也

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

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

勝音升

太子官屬宜

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

馬言雖他有不祥莫與比並大也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

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

改為丞尉馬漢縣置丞尉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護烏桓校尉夏

育上言

校戶教翻夏戶雅翻上時掌翻

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

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

先悉薦翻

被原

被皮義翻

欲立功自効

乃詣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

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

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  
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  
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  
官民俱匱猶有悔焉

謂輪臺哀痛之詔也

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

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

事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五年

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  
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  
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

段頰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  
至建寧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  
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頰

鮮卑種衆不弱曩時

種章勇翻

而虛計二載

載子亥翻

自許有成

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

復扶又翻

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

國之困胷背之癰疽

賢曰疥音介搔新到翻痺蒼曰癰必燒翻杜預註左傳曰疽惡瘡也

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

忍平城之恥吕后棄慢書之詬

詬古候翻恥也

方之於今何者

為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

俗也

別彼列翻

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

蹙與蹙同

豈與蟲螳

之虜

螳與虺同

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

本朝為之旰食乎

為于偽翻下同旰晚也音古按翻

昔淮南王安諫伐

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脩而

歸者

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與衆也

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

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

乎得失不可量邪

量音良

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

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

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

戰檀石槐分其國為三部見五十五卷桓帝延熹九年帥讀曰率育等大敗喪其節傳

輜重喪息浪翻傳株戀翻重直用翻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三

將檻車徵下獄下遼稼翻贖為庶人冬十月癸丑朔日有

食之太尉劉寬免辛丑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

陳球免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孟軻為太尉軻音乙六

翻庚辰司徒楊賜免以太常陳耽為司空遼西

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

柳城

杜佑曰漢遼西郡故城在盧龍城東柳城縣屬遼西郡賢曰故城在今營州南

值鮮卑萬

餘人入塞寇鈔

鈔楚交翻

芑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

質音致劫以為

質也載以擊郡芑率騎二萬與賊對陳

陳讀曰陣

賊出母以示

芑芑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

為母作禍

號戶刀翻養羊亮翻為子偽翻

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

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

塞悉則翻

母遙謂曰威

豪

趙芑字威豪

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芑

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芑自上歸葬

自

秦乞歸葬也  
上時掌翻

帝遣使弔慰封郇侯

郇音輪

芑葵訖謂鄉人

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

難乃旦翻

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

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光和元年

是年三月改元

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潯蠻反

潯呼古翻

招

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

太尉孟穢罷

二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

癸丑以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已

未地震

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

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

賜爵

關內侯

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

三月辛丑赦天下改

元以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顥中常侍奉之弟也

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為雄司空陳耽

免以太常來豔為司空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

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

長直亮翻

秋七月壬子青

虹見玉堂後殿庭中

洛陽宮殿名南宮有玉堂前後殿見賢遍翻

詔召光祿

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

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殿西有金商門

問以

災異及消復之術

消復者消變而復其常也

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

蜺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郭璞註爾雅曰雙出色鮮

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蜺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春秋演孔圖曰劉四百歲之際

漢王以自輔以期有名不就宋均註曰雖衰族人為

扶又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

媵以證翻朝直遙翻

欺罔日月

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

更工衡翻

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

常伯

侍中納言尚書處昌呂翻

卻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寵

姓譜卻晉卿卻氏之

後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眈眈

眈眈古畝字

口誦堯舜之言身蹈

絕俗之行

行下孟翻

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

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

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此逸書也

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

遠于願翻

速徵鶴鳴之士

易曰鶴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繫辭曰君子居

室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鶴鳴之士言士之修身踐言

為時所斷絕尺一

斷丁管翻

抑止槃遊冀上天還威衆變可

稱者也

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

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

祆與妖同於驕翻

欲令人

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

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

嬈奴鳥翻

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

史霍王

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樂音洛

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路紛

紛復云有程大人者

宮中耆宿皆稱中大人復扶又翻

察其風聲將為

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太

尉張顥為王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

偉姓璋名

又長水

校尉趙玪

玪音玄

屯騎校尉蓋升

蓋古合翻

並叨時幸榮富優

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

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

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

數所角翻

夫宰相大臣君

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賢曰雕琢謂鑄又尚方工技之作

續漢志尚方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

好器物技巨器物技

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

惟思

宰

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

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

賢曰厭伏也音一葉翻

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

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

損以塞咎戒

塞悉則翻

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以盈為滿者避惠帝諱也

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

有失身之禍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

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

更工衡翻

曹節於

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

語牛倨翻

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

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

臚陵如翻郃古合翻

又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

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

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

賢曰中傷也郃古合翻數所角翻中竹仲

翻

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

下退稼翻下是詰去吉翻

邕上書曰

臣實愚戇

戇陟降翻

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

蔽誹謗卒至

卒讀曰猝

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

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

復扶

又翻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

不敬棄市

誣邕以請託不聽志欲中傷為仇怨奉公之吏三公九卿皆大臣也劾戶檠翻又戶得翻

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愍邕無罪力為伸請

為于偽翻

帝亦

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

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

刺七亦翻

客感其義皆莫為用

球又賂其部主

部主州牧郡守也

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

戒邕由是得免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孛蒲內翻

九月太

尉張顥罷以太常陳球為太尉

司空來豔薨

考異曰袁紀

云豔以久病罷今從范書

冬十月以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 宋

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渤海王惺妃宋氏即后

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

悝被誅事見上熹平元年悝苦回翻

因譖

后挾左道祝詛

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帝信之遂策收璽綬

璽斯氏翻綬音

受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鄴及兄弟並被誅

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併省為鄉賢曰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其音基被皮義翻下

同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

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

尸不得歛葬

斂力贍翻

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又郡守刺史一

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賢曰書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又請謁希求一宜禁塞塞悉則翻選舉之事責成載子亥翻

主者又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畧細微帝不

省省悉井翻十一月太尉陳球免十二月丁巳以光祿

大夫橋玄為太尉鮮卑寇酒泉種衆日多種章勇翻緣邊

莫不被毒被皮義翻詔中尚方即尚方也屬少府為鴻都文學樂

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為于偽翻尚書令

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蔑者微之甚幾於無也斗筭

小人

簫竹器容斗二升音所交翻

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曉

曉即

涉翻目

微進明時

微一遙翻

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

賢曰八體

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

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

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滓濁

賢曰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音式銳翻或音他外翻

是以有識掩口

謂掩口而笑也

天

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

也今太學東觀

東觀在南宮觀古玩翻

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

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省悉井翻

是歲初開西邸

賣官

開邸舍於西園因謂之西邸

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

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

立庫以貯之

貯丁呂翻

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

有賈

占章瞻翻長知兩翻賈讀曰價

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

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

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

居積也

曾無私錢

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藏徂浪翻

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

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

悅曰卿強項

賢曰強項言不低屈也

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

鳥矣

大鳥事見五十一卷安帝延光四年復扶又翻

竒震之曾孫也 南匈奴

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死子呼徵立

三年春大疫 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鴻臚劉郃為司

徒

考異曰袁紀二月丁巳滂免劉郃作劉郃今從范書

乙丑太尉橋玄罷拜

太中大夫以太中大夫段熲為太尉玄幼子遊門次為

人所劫登樓求貨

所謂劫質也

玄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圍

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

瞋七人翻  
呼火故翻

姦人無狀玄豈

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玄子亦死玄因上

言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

由是劫質遂絕

質音致

京兆地震

司空袁逢罷以太

常張濟為司空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王甫曹

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内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

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

校戶教  
翻守式

又翻長  
知兩翻

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

隨其罪目宣示屬縣

賢曰罪目罪名也磔陟格翻

夏月腐爛則以繩

連其骨周徧一郡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

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

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

物七千餘萬

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權古岳翻

京兆尹

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

京兆屬司隸所部

彪賜之子也時甫休

沐里舍

里舍私第也

彪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

頗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翊等罪惡

姓譜封夏封父之後翊音吐噓

翻

辛巳悉收甫頰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

相吉

樂音洛

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為司隸乃

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

老父

少詩照翻

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減責乃欲論先後求

假借耶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

乎今日臨阮相擠

擠子細翻又則兮翻

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

口箠扑交至

箠止樂翻扑普卜翻

父子悉死於杖下頰亦自殺乃

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

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

都官從事曰

中都官從事即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中興以後專令撻擊貴戚

且先

去權貴大猾

去羌呂翻

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

時諸袁以與袁赦同宗貴寵於世

從事自辨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

莫不屏氣

屏必郢翻

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

虞貴人順帝母

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投淚曰

賢曰投我也音亡粉翻

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

舐池爾翻

考異曰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于車下而有是

語今從  
范書

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

語牛倨翻

節直入

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徵

功復見擢用

事見上建寧六年復扶又翻下同

愆過之人好為妄作

呼好

翻到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

謁陵

諸陵皆在司部故司隸出謁陵

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

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

謂司隸主搏噬姦非猶鷹犬也行下孟翻橫戶孟翻

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

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

辜皋堅亮翻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

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

梁人審忠上書曰審姓也漢初有審食其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

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

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直朝

遙翻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

王室撞踰省闥撞直江翻踰與踏同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

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間古莧翻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

割裂城社自相封賞

事見上卷建寧元年

父子兄弟被蒙尊榮

被皮

義翻

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

九列九卿也三司三

公不惟祿重位尊之責

惟思也

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

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

賢曰水入宮苑為御水

車

馬服玩擬於天家

天家猶王家也君天也故謂之天家

羣公卿士杜口吞

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

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

偽為于翻

天意憤盈積十餘年

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

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雛之變故獲中興之功

高宗彤曰有飛

雉升鼎耳而雉懼而修德殷以中興

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

詩云

王赫斯怒

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

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

忍謂含忍也隱

忍也孽魚列翻

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

事見八卷秦二世紀

吳使刑臣身

遭其禍

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

今以不忍之

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

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

之聽

漏之度晝夜百刻留漏刻之聽言少須臾留聽也

裁省臣表

省悉井翻

埽滅醜

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

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

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

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

侍曹節等宦官祔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一

遙翻又古亮翻

有趙高之禍未被輶裂之誅

賢曰輶裂以車裂也

陛下不

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又并及

家人重金兼紫

賢曰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重直龍翻

交結邪黨下比羣

佞

比毗至翻

陰陽乖刺

刺盧達翻

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

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

封事謂封爵之事也

所以冒死干觸

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

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

饑色

比頻寐翻言近者也

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

解縣官

數所角翻賢曰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解居隘翻發也

寒不敢衣餒

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

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

復扶又翻下同

又前召議郎蔡邕對

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

蓋引論語迷邦之言而不曰邦者避高帝諱而

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

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

賢曰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註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

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論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欲讒毀故也

競欲咀嚼造作

飛條

賢曰飛條飛書也

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

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

之難下懼劔客之害

賢曰謂陽球使客追刺邕也難乃旦翻

臣知朝廷不

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

冠古

習於邊事

垂髮服戎

賢曰垂髮謂童子也

功成皓首歷事二主

二主靈帝桓帝

勲烈

獨昭陛下既已式序

式用也式序者用叙其功也

位登台司而為司

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

播遷也

天

下惆悵

惆悵鳩翻

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熲家屬則

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丁酉赦

天下 上祿長和海

賢曰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姓譜和本自義和之後一云卞和

後之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

今黨人錮及五族既垂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從祖總麻服從才用翻

五月以衛尉劉寬為太尉護匈奴中郎將張修與

南單于呼徵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

于

更工衛翻

秋七月修坐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

死初司徒劉邵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

儵直留翻桓紀

儵作劉永樂少府陳球說邵曰

賢曰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余據

此時帝母孝仁董太后居永樂宮非孝崇后也說輸

苗翻

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

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郤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焉於虔翻郤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郤與劉納陳

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邵

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下退稼翻

巴郡板楯蠻反

栢食尹翻

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

瑗于春翻

十二

月以光祿勳楊賜為司徒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夏四月江夏蠻反

夏戶雅翻

秋酒泉地震冬有星孛于狼弧

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弧九星

在狼東南字蒲內翻

鮮卑寇幽并二州十二月立貴人何氏

為皇后

考異曰袁紀在十一月今從范書

徵后兄潁川太守進為侍中

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辨故立之

為何進謀誅宦

官敗國亡家張本

是歲作畢圭靈昆苑

賢曰畢圭苑有二東畢圭苑周一千五百

步中有魚梁臺西畢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

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

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令猥規郊

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

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壞音怪

廢田園

驅居民畜禽獸

畜許六翻

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

書曰若保赤子

惟民其康又

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

賢曰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雒

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

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

賢曰

逞快也四節謂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

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

惟思也

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

任音士

考異曰范書云中常侍樂松松本鴻都文學必非中常侍袁紀云侍中令從之

對曰昔文王之

圓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

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圓

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寡人之圓方四十里人以為大何也對曰文王之圓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圓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人以為大不亦宜乎此云五里微與孟子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巴郡板

楯蠻反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琰制馬車

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賢曰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翻盛時征翻

繫布索於馬尾

索音各翻

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及戰令馬車

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

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波駭者蓋

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萬波隨而駭動

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

梟者斬首而梟之木

上也梟堅亮翻帥所類翻

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琰實非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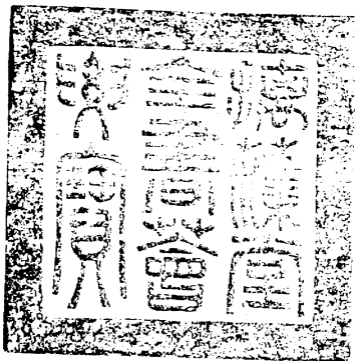
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琰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

琰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

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  
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璇喬之弟也

楊喬見上卷桓  
帝永康元年

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

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

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

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十四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

起重光作垂盡強  
園單闕凡七年

孝靈皇帝中

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縣驢廐丞領受郡國調馬

賢曰驢驢

善馬也調謂徵發也調徒釣翻下同

豪右辜權

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

其利權古岳翻

馬一匹至二百萬

夏四月庚子赦天下

交

趾烏許蠻久為亂

烏許蠻反事始上卷  
光和平許呼右翻

牧守不能禁交

趾人梁龍等復反攻破郡縣

復扶又翻

詔拜蘭陵令會稽朱

雋為交趾刺史

蘭陵縣屬東海  
郡會古外翻

擊斬梁龍降者數萬人

降戶江翻

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為諫議大夫 六月

庚辰雨雹如雞子

雨于具翻

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太尉劉寬免衛尉許馘為太尉

馘於六翻  
紀十月許郁坐辟召錯

考異曰袁

繆免楊賜為太尉  
今從范書

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司徒楊賜罷

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

考異曰袁  
紀三年閏月

楊賜久病罷十月陳耽為司徒蓋誤置閏於去年按長  
曆此年閏十月以表紀考之閏九月為是恐長曆差一  
月今從范  
書帝紀

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

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殺之

射而  
亦翻

其子騫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

長知  
兩翻

與

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是歲帝作

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

更工  
衡翻

帝著

商賈服

著陟畧翻下  
同賈音古

從之飲宴為樂

樂音  
洛

又於西園弄

狗著進賢冠帶綬

賢曰三禮圖曰進賢冠文官服之前  
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續漢志曰

靈帝寵用便嬖子弟轉相汲引賣關內侯直五百萬  
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畧不類物真狗而冠也綬音受又

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

續漢志曰驢者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

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操千高翻

京師

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帝好為私穽

好呼到翻穽與蓄同

收天

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

賢曰中署內署

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

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

之財莫不生之陰陽

賢曰萬物稟陰陽而生

歸之陛下豈有公私

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

中尚方中御府

皆屬少府天子私藏也繒繒陵翻

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

中廐即驂驥廐

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

少

調徒弔翻少詩沼翻

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

獻其私

好呼到翻

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

尚書受奏御而已

三府選其人而舉之尚書受其奏以進御

受試任用責以

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

實行其罪罰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選掾翻

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

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

掾俞絹翻行孟翻度徒洛翻

然猶有曠職

廢官荒穢不治

治直之翻

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

詔用者不由三公尚

書徑以詔書用之也

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

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復扶又翻省悉井翻

何皇

后性彊忌後宮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醜殺美人帝大怒

欲廢后諸中官固請得止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

華容

縣屬南郡

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五年春正月辛未赦天下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

千石為民蠹害者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

貨賂

職許六訓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

虛糾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

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

囚鸞鳳

考異曰劉陶傳光和五年以謠言舉二千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按耽已為司徒不應與議

郎同上言王沈魏書曰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云與耽同上言也今但云陳耽帝

以讓臧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陳耽免夏四月旱以太常袁隗為司

徒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

樂音洛

秋七月有星孛于

太微

李蒲  
內翻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尅帝欲

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

板楯  
七姓

羅朴督鄂度夕龔皆  
渠帥也楯食尹翻

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

復方  
目翻

其人

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

羌死敗殆盡

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  
初元年註亦見是年

羌人號為神兵傳

語種革勿復南行

語牛倨翻種章勇  
翻復扶又翻下同

至建和二年羌復

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

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顥亦以板楯

討而平之

經古本翻又音昆頤魚容翻

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

亭更賦至重

長知兩翻更工衡翻

僕役筮楚過於奴虜

筮止案翻

亦有

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

理

為于偽翻

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懇故邑

落相聚以叛戾非有謀主潛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

牧守

守式又翻

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

曹謙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降戶江翻

八月起四百尺觀於

阿亭道

觀古玩翻

冬十月太尉許馣罷以太常楊賜為太

尉 帝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狩于廣成苑十二月

還幸太學 桓典為侍御史官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

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驄馬青白雜色

典馬之孫

也

順帝永建初馬為太傅馬榮之孫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夏大旱 爵號皇后母為

舞陽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五原山岸崩

考異曰本紀云大有年按今夏大旱縱使秋成亦不得為大有年今不取

初鉅鹿張角

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

妖於

呪職  
救翻

令病者跪拜皆過

首式又翻今道家所施符水祖張道陵蓋同此術也

或時

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

誑居况翻  
誘音酉

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

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走填塞道

路塞悉  
則翻

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

解戶  
買翻

反

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為司徒

賜為  
司徒

熹平五  
年也

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

蔓音  
萬

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

千石簡別流民

下邳稼翻  
別彼列翻

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

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

賢曰謂  
所論事

留在禁中未施用之余據賜  
以熹平六年免帥所類翻

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

前議

掾俞絹翻  
復扶又翻

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

入京師覘視朝政

覘丑廉翻  
朝直遥翻

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

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

更工  
衡翻

莫肯公文宜下明詔

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為意

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陶明春秋為之訓詁  
故詔之次第條例

角遂置三

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考異曰袁紀

作坊今從范書

各立渠帥

帥所類翻

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

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

寺門在京城諸官寺舍之門

及

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

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

數所角翻

以中常侍封諂

徐奉等為內應

謂私呂翻

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

是年十二月改元

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

濟子

禮翻

考異曰袁紀云濟陰人唐客今從范書

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

考

異曰袁紀曰五月乙卯馬元義等於京都謀反伏誅今從范書

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

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

等

下遐  
稼翻

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

黃巾以為標幟

著陟峇翻幟尺  
志翻又音誌

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

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

公將軍

考異曰司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  
梁弟寶袁紀云角弟良寶今從范書

所在燔

燒官府劫略聚邑

聚才  
喻翻

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

長知  
兩翻

旬

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

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封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

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脩理器械以鎮京師置

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

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賢曰太谷在雒陽東廣成在河南新城縣京相璠曰伊闕在雒陽西南五十里轘轅關

在緱氏縣東南水經註曰旋門坂在成臯縣西南十里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小平津在河南平縣北賢曰在

今鞏縣西北杜佑曰洛州新安縣東北有漢八關城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

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

中藏府令屬少府官者為之中藏錢漢所謂禁錢也西園廐馬即驤廐馬藏徂浪翻

嵩規之兄

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  
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  
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

料音聊量

也度

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

諸徙者

謂黨人妻子徙邊者也

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

郎將盧植討張角

漢有三署中郎將五官及左右署又有使匈奴中郎將北中郎將則創制

於此時蓋以討河北黃中也

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類

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興等

皆封侯貴寵

夏戶雅翻  
憚於粉翻

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

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

欲登永安侯臺

據續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宮中有  
侯臺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周圍六百

九十八丈故基  
在洛陽故城中

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

諫曰

賢曰尚姓但名姓諧師尚父  
之後後漢有高士尚子平

天子不當登高登高

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

觀靈帝以尚但之  
言不敢復升臺榭

誠恐百姓虛散也謂無愛民之心可乎使其以信尚但  
者信諸君子之言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賢曰春秋潛  
潭巴曰天子母高臺榭高臺榭則下叛  
之蓋因此以誑帝也復扶又翻下同

及封謂徐奉事

發上詰責諸常侍曰

詰去吉翻

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

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

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

等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欲謀

廢立也數所角翻

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

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

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

外自屏

賢曰自屏謂自殺也屏必郢翻

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没入

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

栩况羽翻上時掌翻下同

張

讓誣相與張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

民所以樂附之者

樂音洛

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

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

權古岳翻

侵掠百姓百姓

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

頭南郊以謝百姓

據宦者傳是時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

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言十常侍舉大數也縣讀曰懸  
考異曰范書宦者傳上列常侍十二人名而下云

十常侍未詳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

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  
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

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不俯御史承

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掠音亮庚子南陽

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

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

農鄧盛為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

角奏乃封賜為臨晉侯

臨晉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上時掌翻

陶為中陵鄉侯司空張濟罷以大司農張溫為司空

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

將即亮翻

共討潁川嵩雋各

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

長社縣屬潁川郡賢曰今許州

縣故城在長葛縣西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

邵陵縣屬汝南郡賢

曰故城在今豫州鄆陵縣東敗補邁翻

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勲及太

守劉衛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

少詩詔翻

軍中皆

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苴乘城

賢曰  
苴音

巨說文云  
束葦燒之

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

間古莧翻  
呼火故翻

城上

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

陳讀  
曰陣

賊驚亂

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

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操父嵩

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

子也

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  
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於惇為從父兄弟

操少

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

少詩照翻行  
下孟翻下同

世人

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顓異焉

顓魚容翻

玄謂操

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顓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

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

許邵字子

將許訓為公見上卷熹平三年四年從才用翻

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

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

俗有月旦評焉

後置州郡中正本於此好呼到翻更工衡翻

嘗為郡功曹府

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

造七到翻

曰我

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

臣亂世之姦雄

言其才絕世也天下治則盡其能為世用天下亂則逞其智為時雄

操大

喜而去

曹操事始此

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

變上疏曰

護軍司馬官為司馬而使監護一軍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

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尚書舜流共工

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

罪而天下咸服左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

檮杌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元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

八愷舜臣堯流四

凶族舉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

凶族舉十六相

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

治直之翻

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閭

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臬夷黃巾變服

謂其黨歸順去其黃

巾而復服時人之服也臬堅堯翻臬夷謂臬斬而誅夷之

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

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

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

見賢通翻

長知

夫孝子疑於屢至

即曾母投杼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

市虎成於三

夫

韓子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

言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成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

察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事見五卷周赧

王五十八年復

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

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

惡烏變路翻

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變言

賢曰識記也音志

得不

加罪竟亦不封 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

宛於元翻

六月南

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

多無清行

行下孟翻

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

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

賈琮為交趾刺史

京縣屬河南尹琮祖宗翻

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

賦斂過重

斂力贍翻

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

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

撫荒散蠲復徭役

蠲吉玄翻復音方目翻除也

誅斬渠帥為大害者

帥所類翻

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言吏不敢

過民家而飯也飯扶晚翻

皇甫嵩朱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

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

姓譜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為波水將軍子孫以

為氏陽翟縣屬潁川郡西華縣屬汝南郡賢曰西華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又曰在今澱水縣西北

並

破之餘賊降散

降戶江翻

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

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

此因欲鎮安黃巾餘賊而置官

詔嵩討東郡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

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

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宗城縣

植築圍

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

垂幾也塹七艷翻

帝遣小黃門左豐

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

易破耳

易以鼓翻

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

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

盧植先為北中郎將卓為

東中郎將四中郎將始於此

巴郡張脩以妖術為人療病

為于偽翻其

灋畧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秋七月

脩聚衆反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考異曰范書靈帝紀有此張脩陳壽魏

志張魯傳有劉焉司馬張脩劉艾典畧有漢中張脩裴松之以為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畧之失則傳寫之誤案

魯傳云祖父陵父衡皆為五斗米道衡死魯復行之劉  
焉司馬張脩與魯同擊漢中魯襲殺脩非其父也今此

据范書

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蒼亭在東郡范縣界獲其

帥卜巳

帥所類翻

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九月安平王續坐不道誅

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曰安平以孝王得紹封續得子

也國除初續為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

國議郎李燮曰續守藩不稱

稱尺證翻

損辱聖朝不宜復國

朝廷不從燮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

校戶教翻

未滿歲王坐

誅乃復拜議郎京師為之語曰父不肯立帝

謂李固不肯立質桓

二帝也

子不肯立王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

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

知賊意稍懈

懈居隘翻

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

陳讀曰陣戰

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皆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

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皆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

寶於下曲陽斬之

下曲陽縣屬鉅鹿郡以常山有上曲陽故此稱下復扶又翻

斬獲

十餘萬人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

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軍

士皆食爾乃嘗飯

爾如也

故所嚮有功

北地先零羌及

枹罕河關羣盜反

河關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零音憐枹音膚

共立湟中義

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

北宮以所居為氏左傳有衛大夫北宮文子孟

子有北宮黜從才用翻

殺護羌校尉冷徵

賢曰冷姓也周有冷州鳩音零

金城人

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

誘音

酉任音壬

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

貴恣行貪暴

武威太守史失其姓名

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

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

敦煌蓋勲

續漢志郡太守置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敦古門翻蓋徒蓋翻

勲素與

正和有仇或勸勲因此報之勲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

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驚也

賢曰繼繫

也廣雅曰驚執也取其能服執衆鳥隼雀尹翻食讀曰飮

驚而亨之

亨讀作烹

將何用哉

鵠乃止正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

蘇正和也

為于偽翻

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勲

諫之昌怒使勲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

阿陽

縣屬漢陽郡

欲因軍事罪之而勲數有戰功

數所角翻

及北宮伯

王之攻金城也勲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既死邊章等

進圍昌於冀昌召勲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

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

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禦之令寵臣莊賈

監軍穰苴與期旦自會賈素驕貴夕時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于

三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乎

監古街翻

曾等懼而從之

勲至冀誚讓章等以背叛之罪

誚才笑翻背蒲妹翻

皆曰左使君

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

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夏育於畜官

前書尹翁歸傳有論罪輸掌畜官音

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翻

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

狐槃

晉時秦苻生葬姚弋仲於狐槃載記曰在天水黃縣

為羌所敗勲餘衆不及

百人身被三創

敗補邁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

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以兵扞衆曰

賢曰句就羌別種句音古侯翻種章

勇翻滇音顛

盖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死

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

不肯上

上時掌翻

遂為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

漢陽後刺史楊雍表勲領漢陽太守

張曼成餘黨更

以趙弘為帥眾復盛

帥所類翻下同  
復扶又翻下同

至十餘萬據宛城

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

宛於元翻  
璆渠尤翻

自六月

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

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尅敵

史記白起事秦昭  
王為大良造攻魏

破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郢五城  
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事燕昭王為上將  
軍伐齊入臨菑徇齊  
五歲下七十餘城

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

畧已設臨軍易將

將即  
亮翻

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

帝乃止雋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鳴鼓攻

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

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並下同

諸將皆欲聽

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

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

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

鈍則乞降縱敵長寇

長知兩翻

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

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  
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

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

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

衆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

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

西鄂縣屬南陽郡賢曰故

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

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

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

交通上之

上時掌翻

上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亦不能罪也

讓由是以事中允

中竹仲翻中傷也

遂傳下獄

賢曰傳逮也傳妹戀翻下遐稼

翻會赦還為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

被皮義翻

楊賜不

欲使更楚辱

賢曰更經也楚苦痛更工衡翻

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

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

量音良

幸為深計

賢曰深計謂令自死

諸

從事好氣決者

好呼到翻

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

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

辟毗亦翻

豈有乳藥

求死乎

前書王嘉傳何謂咀藥而死乳當作咀

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

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

考異  
曰允傳

云太尉袁隗司徒楊賜按隗賜時皆不為此官恐誤也

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

門災

據續漢志蓋樂成殿門也城當作成五行志作樂城門劉昭曰南宮中門也

中常侍張

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晦十錢

說輸芮翻斂力以脩宮  
瞻翻晦古畝字

以脩宮

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晦而蟻

災自生

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註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

案行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蟻蝻子也傳曰冬蟻生此其言蟻生何上變古易常也註云上公上謂宣公變易公

田舊制而稅畝也  
錄余專翻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

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澹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豈有聚奪

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澹哉內

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

援于元翻

大不敬檻車徵詣廷

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

陸續

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四年

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

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

之一

中竹仲翻賈讀曰價

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

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復扶又翻百

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騶側尤翻恐動州郡多

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

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

諧價然後得去賢曰諧謂平定其價也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

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

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

求被皮義翻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

稱尺證翻

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脩宮錢

偽為于翻

以朱雋為右車騎將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

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

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

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蠮之徒不可勝數

朱偽

傳曰輕便者言飛燕于氏根賢註曰左傳曰于思于思杜預云于思多須之貌騎白馬者為張白騎大聲者稱雷公大眼者為大目左髭文八作左髭丈八校戶教翻騎奇寄翻眭息隨翻蠮才由翻勝音升

大者二

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廩陶

廩於郢翻

牛角中流矢

中竹仲翻

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為帥

帥所類翻

改姓

張飛燕名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

趨邱妖翻

山谷寇

賊多附之部衆寔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

杜佑曰衛州衛縣漢朝歌

縣也紂都朝歌在今縣西縣西北有黑山

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

被皮義翻

朝廷

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

降戶江翻

遂拜燕平難

中郎將

難乃旦翻

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

司徒袁隗免

隗五罪翻

二月以廷尉崔烈為司徒烈寔之

從兄也

崔寔作政論從才用翻

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

西園而得之

賢曰阿保謂傳母也  
余謂阿母保母也

段熲張溫等雖有功

勤名譽

頻古  
通反

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

五百萬故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

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

賢曰靳固之  
也居焮翻

程大人

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

姝邪

賢曰姝美也言反不知  
斯事之美也姝春朱翻

烈由是聲譽頓衰北宮

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

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

事見十二卷  
惠帝三年

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

鄯商別定隴右

高祖以將軍鄯商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

世宗拓境列置

四郡

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降太初元年置酒泉張掖郡四年以休屠王地為武威郡後元年分酒

泉郡置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

斷丁管翻

今牧御失和使一

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

偽為于翻乃

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

此地

說文曰衽衣衿  
夷狄之人左衽

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

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

忠也帝善而從之 夏四月庚戌大雨雹

雨于  
具翻

五月

太尉鄧盛罷以太僕河南張延為太尉 六月以討張

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 秋七月三輔

螟

說文曰螟蟲  
食穀葉者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

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

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

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

綬音受

八月以司空張溫

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為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為破虜將軍與溫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 九

月以特進楊賜為司空冬十月庚寅臨晉文烈侯楊賜薨以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相訓之子也

建寧二年許訓為司徒

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

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承突上京

河東東南

至雒陽五百里耳

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

寇浸前車騎孤危

車騎謂張溫也

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

言數見厭

數所角翻

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

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

復扶又翻

大較

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

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

疾害聖政專言妖孽

妖於驕翻孽魚列翻

州郡不上

上時掌翻

陶何緣

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

下遐稼翻  
掠音亮

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

為輩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今上殺忠害之臣下

有憔悴之民

悴秦醉翻

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

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官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張溫

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

美陽縣屬扶風賢曰在今雍州武功縣北杜佑

曰美陽本前漢頻陽縣

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

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

走榆中

榆中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杜佑曰蘭州治五泉縣漢榆中故城在今縣

東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

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

參軍事之官始見於

此杜佑曰漢靈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時孫堅亦為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說

管翻下同

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

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

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

重直用翻

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

零音憐

羌胡圍卓

於望垣北

望垣縣屬漢陽郡陳壽三國志曰望垣峽名

糧食乏絕乃於所度

水中立鴈以捕魚而潛從鴈下過軍

賢曰續漢書鴈字作堰其字義則同

但異體耳比賊追之

比必寐翻

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

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

孫堅前耳語謂溫曰

耳語附耳而語也

卓不怖罪

怖普布翻

而鴟張

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灋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

二罪也

沮在呂翻

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

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

公垂意於卓

垂意猶言降意也斷丁亂翻

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

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是歲

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

賢曰物滿

也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

復扶又翻

又於河間

買田宅起第

觀帝故封河間解渚亭侯觀古玩翻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

夏戶雅翻

殺南陽太守秦頡

庚戌赦天下 太尉張延罷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

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於溫 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

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

甄之人翻

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

傳燮字南容不侯事見上年

天下失望

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

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傳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

常侍

少詩詔翻

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

命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

為漢陽太守

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九月今從范書

帝使鉤盾令宋典

脩南宮玉堂

南宮有玉堂殿

又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又鑄

四鐘皆受二千斛

賢曰銅人列於倉龍玄武闕外鐘懸於雲臺及玉堂殿前

又鑄天

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

賢曰天祿獸也案今鄧州南陽

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

名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

賢曰翻車設機車以

引水渴烏為曲桶以氣引水上也車尺遮翻

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五

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

之車騎將軍趙忠罷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  
前太尉張延為宦官所譖下獄死十二月鮮卑  
寇幽并二州徵張溫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己卯赦天下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

中牟

縣屬河南尹賢曰今鄭州縣

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

為車騎將軍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

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凉州刺史

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

百官志州刺史置從事史員職畧與

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球通姦利士民怨  
為治中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

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  
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  
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

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

賢曰挺解也又緩也

必謂我怯羣惡爭

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

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

別駕

從事刺史行部則奉引錄衆事

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

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

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

傳變北地靈州人

變子

幹年十三言於變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

朝直

遙翻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有道

而輔之言未終變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

守節

左傳曹公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

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

難乃

旦翻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

吾之程嬰也

史記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

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客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即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公宮朔妻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他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攻殺杵臼并兒然趙孤兒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景公乃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

黃衍說變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

乎

帥所類翻

變按劒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

左右進兵臨陳戰歿

說輸芮翻為于偽翻陳讀曰陣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五月今從范

書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

為主寇掠三輔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免以司徒崔

烈為太尉五月以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祿勳沛國丁

宮為司空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

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

孫瓚將之

涿郡治涿縣  
瓚歲旱翻

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通縣

縣讀

曰懸牢價直也稟給也賢曰前書  
音義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

多叛還本國張純忿

不得將

將即亮翻

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

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

薊音計

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

公綦復姓

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

屯肥如

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賢曰故城今平州

舉稱天子純

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

位敕公卿奉迎 冬十月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

區烏侯翻

姓也又如字書作觀鵠今從陳壽吳志

考異曰范

衆萬餘人詔以議郎孫堅為

長沙太守討擊平之封堅烏程侯

烏程縣屬吳郡為堅以長沙兵討董卓張

本 十一月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曹嵩為太尉 十

二月屠各胡反

屠各胡即匈奴也屠直於翻

是歲賣關內侯直五

百萬錢 前太丘長陳寔卒

長知兩翻

海內赴弔者三萬餘

人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具有爭訟輒求判正

判分也剖也剖析而

見正理也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

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

位未登愧於先之

先悉薦翻

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敦牂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紫宮即太微也匡衡十二星之內皆曰紫宮天子之宮也孛蒲內翻

黃巾餘賊郭大等

起於河西白波谷

帝紀作西河當從之又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河清縣今理白波鎮無以

此谷於孟津  
為河西歟

寇太原河東 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刺

史張懿

居直於翻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

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

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趾

牧

以交趾僻遠可以避禍也

侍中廣漢董扶

扶學圖讖何進薦之徵拜侍中

私謂焉

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蔡邕月令章句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

豕韋之次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寶沈之次晉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

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  
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  
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  
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  
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  
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齊之分野  
晉書天文志用後魏太史令陳卓所言郡國所入宿受  
今亦載之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  
分屬兗州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分  
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  
分屬幽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  
丑吳越分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  
辰在子齊分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諏訾於  
辰在亥衛分屬并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  
在戌魯分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  
在酉趙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

於辰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分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大於辰在午周分屬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分屬荊州分扶問翻馬乃更

求益州會益州刺史卻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

卻乞逆翻春秋

晉大夫卻氏考異曰范書作郤儉今從陳壽蜀志斂力膽翻聞音問

而耿鄙張懿皆為

盜所殺朝廷遂從馬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

居任

列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耳東都以後尚書職任重於列卿

以馬為益州牧

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

重自此而始馬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

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

令趙韙

百官志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韙羽鬼翻

皆棄官隨焉

入蜀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羗渠遣左

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

建武中右部真犍日逐王比來降立為醯落尸逐鞬單于右部醯落者蓋其支庶分居右部因以為種落之號

醯馨

與屠各胡合

屠直於翻

凡十餘萬人攻殺羗渠

考異曰帝紀

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今從匈奴傳

國人立其子右

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賢曰於扶羅即前趙劉淵之祖也是為亂

晉之首

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

樊陵為太尉

樂音洛

六月罷

益州賊馬相趙祗等起兵

緜竹

緜竹縣屬廣漢郡賢曰故城在今益州緜竹縣東

自號黃巾殺刺史卻儉

進擊巴郡捷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捷居言翻壞音怪

有衆數

萬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

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

行寬惠以收人心

為劉焉專制益州張本

郡國七大水

故太

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

坐才卧翻

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

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

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

帝先為解濟亭侯有

舊宅在河間

芬等謀以兵徼劫

徼讀曰邀

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

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

以此謀告操蓋亦知操之為時雄矣

操曰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

而行之者伊霍是也

此等語豈常人所能及哉

伊霍皆懷至忠之誠

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

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

易以鼓翻

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

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

計

華戶化翻姓譜堯子丹朱居陶丘其後氏焉

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

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

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

上時掌翻

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

走至平原自殺

綬音受

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為

太尉日磾融之族孫也

磾丁奚翻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

校戶  
教訓

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

姓譜蹇姓也左傳有秦大夫蹇叔

虎

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

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

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

尉皆統於蹇碩

考異曰范書袁紹傳紹為佐軍校尉何進傳淳于瓊為佐軍校尉今從樂資

山陽公載記

帝自黃中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帝親

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

丁宮為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為司空以衛尉條侯

董重為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

票匹妙翻  
樂音洛

冬

十月青徐黃中復起

復扶  
又翻

寇郡縣

望氣者以為京師

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

厭一  
葉翻

乃大發四方兵講

武於平樂觀下

水經註穀水自白馬寺東南逕平樂觀在上西門外樂音洛觀古玩翻

起

大壇上建十二重華盖盖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

九重華盖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

重直龍翻  
高居倣翻

陳讀曰  
陣下同

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盖下大將軍進駐小

華盖下帝躬擐甲介馬

賢曰擐貫也音  
官介亦甲也

稱無上將軍行

陳三市而還

行下孟翻  
市作答翻

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勲

曰

蓋古  
孟翻

吾講武如何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

國語載祭公  
謀父之言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

左傳  
曰戎

昭果毅以聽之謂武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

初無是言也勲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

紹謀共誅嬖倖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  
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

考異曰勲傳云

禁兵勲謂虞紹云云按虞於匈奴未叛之前  
已為幽州牧又宗正非典兵之官今除之

蹇碩懼出

勲為京兆尹

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

左將軍

復扶又翻

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張

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

鈔楚交翻

詔騎都尉公孫

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

屬國遼東屬國也賢曰石門山谷在今營州柳城縣

西南瓚藏旱翻

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

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

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

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

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

易以鼓翻

王國雖強攻陳

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  
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  
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  
追

賢曰司馬  
兵法之言

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

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關志以  
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  
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

為後獻帝初  
平二年卓怖

嵩張

本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閭忠使督

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

更工衡翻

由是寢

衰

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

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

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

上時掌翻奏也

但

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

瓚以石門之捷自騎

都尉拜降虜校尉降戶江翻校戶教翻

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

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

有隙

為後初平四年瓚殺虞張本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太

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劉虞為太尉封容丘侯

容丘縣屬東海郡

考異曰袁紀三月己丑光祿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今從范書

蹇碩忌大

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

說輪芮翻

帝從之

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

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

數所角翻

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

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

王美人生子協董

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

威儀

佻初彫翻輕薄也

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

屬之欲  
翻託也

丙辰帝崩于嘉德殿

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九龍門內

碩時在

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

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

廣雅曰僂疾

引兵入屯百郡邸

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之百郡邸者百

也仕鑒翻

郡總為一邸也

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

考

異曰帝紀

云年十七張璠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漢紀曰帝

年十四今從之

朝直遙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協年

翻下同

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

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已陰規誅之袁紹因進親客

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

袁安為司空司徒子

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司徒太尉湯子逢為司空少子隗亦為三公是累世貴寵也

而紹與從弟

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桀所歸信而用之

從才用復博

徵智謀之士

復扶又翻

何顓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

以顓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

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

右給事中關通內外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

事蓋前無定員至帝始定員數也顓魚容翻

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

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

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

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

上閤省閤也沈

持林

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

貴幸勝有力焉

考異曰袁紀作郭脉九州春秋作郎勝今從何進傳

故親信何

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

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重

票匹妙翻與

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

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

塞猶遏也塞悉則翻

董后忿恚詈曰汝今

輒張怙汝兄耶

恚於避翻賢曰輒張猶強梁也兄謂進也輒音舟

吾敕票騎斷

何進頭如反手耳

斷丁管翻

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

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

較財利悉入西省

夏戶雅翻惲於粉翻較讀曰惟西省即謂永樂宮司

故事蕃后

不得留京師

賢曰蕃后謂平帝母衛姬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留在京師故以為故事也

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官

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

怖普布翻考異曰九州春秋曰太后憂

懼自殺今從皇后紀

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辛酉葬孝靈皇帝于

文陵

賢曰在雒陽西北二十里

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

不送山陵

大水

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為陳留王

司徒丁宮罷

袁紹復說何進曰

復扶又翻說翰苗翻

前竇武欲

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

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

事見五十六卷建寧元年

今將軍

兄弟並領勁兵

謂進及弟苗也

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

命

樂音洛

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

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

為于偽  
翻下同

進乃白太后請盡罷

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

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

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

楚詞註曰楚楚鮮明  
貌詩曰衣裳楚楚

進

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

近其  
斬翻

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

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

數所角翻下  
司遺于季翻

知進欲誅之數

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

穆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

內不能斷

斷丁亂  
翻下同

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

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

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

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

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

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

謂兵器

也柄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

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

至於此既治其罪

治直之翻

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

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

徵董卓為少府

據卓傳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蓋即是年也

卓上書言所將

湟中義從及秦胡兵

將即亮翻從才用翻

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

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人慙腸惡態

賢曰言羌人心腸慙惡情態倉黃也方言云慙惡也郭璞云慙慙急性也慙音芳列翻慙音芳于翻

臣不

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

賢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洪氏隸釋曰漢

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上光

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美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

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朝廷不

者異於此者將復上奏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朝廷不

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

璽所氏翻

令以兵屬皇甫

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

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

畜許六翻為于偽翻

乞將

之北州效力邊垂

將如字又即亮翻之往也

高從子酈說嵩曰

從才用翻

酈音歷

考異曰袁紀

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

作從子邈今從范書

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

也彼度京師政亂

被皮義翻度徒洛翻

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

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

帥

嵩討王國時為督故曰元帥

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

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

卓不釋兵為違命嵩擅討

卓為專誅

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

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

詣京師

考異曰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苑按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為西去非所以脅太

后也今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狀狀於

鹽翻若借之朝政借子夜翻授以大事將恣凶欲以危朝廷明

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斷丁亂翻誅除有罪

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謂實武之

事可為殷鑒也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

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易以政翻進府掾王

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

太守橋瑁屯成臯瑁音冒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

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

賢曰武猛謂具有武藝而勇猛取其嘉名因以名官

皆以

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

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

去

呂翻前書枚乘諫吳王曰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則亮翻寒也

潰

癰雖痛勝於肉食

言癰疽蘊結破之雖痛勝於肉食肌肉浸淫滋大也

昔趙鞅興

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

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

賢曰鳴鐘鼓者聲其罪也

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

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

言何后因

官官得進進兄弟以此致富貴也

國家之事亦何容易

易以鼓翻

覆水不收

宜深思之

水覆於地不可復收言事發則不可收拾

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

池澠彌充翻

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

受詔遂前至河南

河南周之王城去雒陽不遠种音冲

邵迎勞之

勞力到翻因

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

之軍士皆披

披芳靡翻

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賢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邵嵩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

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

變生復為竇氏矣

復扶又翻

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

專命擊斷

漢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為司隸始去節今假紹節重其權也斷丁亂翻

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畧武吏司察官

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

上時掌翻樂音洛觀

古玩翻

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

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

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

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

勸進於此時  
悉誅之也

至于

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

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

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

門唯受恩累世

賢曰唯  
思念也

今當遠離宮殿

離力  
智翻

情懷戀戀

願復一入直

復扶又  
翻下同

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

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

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

樂音  
洛

白太后請

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

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

賢曰歛音許勿翻

此意何為竇氏事竟

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

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

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

詰去吉翻說文曰憤憤亂也古對翻

亦非獨我曹

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事見上卷光和我四年幾居希翻

我

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十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

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

種章勇翻於是尚

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

案百官志尚方有令丞而無監桓靈之世

諸署令悉以宦者為之尚方監必亦置於是時也渠讓姓也左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又衛有渠孔御戎

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

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

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

張璋在外聞進被害

被皮義翻

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

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

因燒南宮青瑣門

衛瓘曰青瑣門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考

異曰何進傳作九龍門今從袁紀

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

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闕

尚書闕即尚書門

因將太后少帝及

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

將如字搗也挾也

尚書盧

植執戈於閣道牕下仰數段珪

數所具翻

珪懼乃釋太后太

后投閣乃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

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

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

殺大將軍即車騎也

時苗為車騎將軍

吏士能為報讎乎

為于偽翻

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

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

少長皆殺之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須而誤死

者

須古鬚字通

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

宮之正南

門曰端門省禁也

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

十人步出穀門

穀門位在子維城正北門也

夜至小平津

賢曰小平津在今鞏

縣西北杜佑曰鞏縣西北有小平縣故城又北有津曰小平津

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

從者

從才用翻

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

漢官

儀諸郡置五郡督郵以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為掾掾俞絹翻

貢厲聲質責讓等

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劒斬數人

手式又翻

讓等惶

怖

怖普布翻下同

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

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

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

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

共乘

之至雒舍止

雒舍地名在北芒之北

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

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

苑

顯陽苑桓帝延熹二年所造在雒陽西

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

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

見卓將兵卒至

將即亮翻  
卒讀曰猝

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

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

播蕩

東都羣臣謂  
天子為國家

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曉了

解也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

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

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為

昭寧失傳國璽

為下獻帝初平二年孫  
堅得璽張本璽斯氏翻

餘璽皆得之以

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

曰

說輪  
苗翻

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

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  
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  
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  
而還以為西兵復至

復扶  
又翻

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

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  
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

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

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

會赦得還

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

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

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

日之間周歷三臺

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遷

為侍中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

帝令人憤毒

賢曰毒恨也

董卓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

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

復遺

且爾猶言且如此也卓意欲廢漢自立

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

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

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

子敢然

敢然猶言敢如此也

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

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

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紹縣節於上東門

縣所假司隸節也上東門位在上東門北頭門也縣讀曰懸

逃犇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閭

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

立陳留王何如

更王衡翻

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

言曰

賢曰抗高也

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

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

有

敢沮大議皆以軍灋從事

沮在呂翻

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

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

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

殺植蔡邕為之請

坐祖卧翻為于偽翻

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

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

怖普布翻

卓乃

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

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會羣僚於崇德前殿

又扶

遂脅

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

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爾綬以

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

言不敢出聲但

鯁咽而流涕也

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踰迫永樂宮

踰子六翻

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

左傳曰婦養姑者也

乃

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為永漢丙子卓酖殺

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

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

苑枳落中

落籬落也枳似棘多刺江南為橘江北為枳人以梅籬

詔除公卿以

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乙酉以太尉

劉虞為大司馬封襄賁侯

襄賁縣屬東海郡應邵曰賁音肥

董卓自為

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郃侯

傳知慈翻郃縣

屬扶風賢曰今岐州縣師古曰郃音媚

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為司徒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

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

子孫 自六月雨至于月 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

后 白波賊寇河東

考異曰帝紀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案匈奴傳帝

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為寇紀誤今從傳

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初南單

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

單于羌渠被殺事見上卷中平五年

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關自訟會靈帝崩

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

民皆保聚鈔掠無利

鈔楚交翻

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

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

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十一月以董卓為相國

漢自蕭何為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十二

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

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

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

兵

媚翻說輸荀翻

考異曰范書云吏部尚書漢陽周玘

侍中汝南伍瓊袁紀作侍中周玘今從魏志及英雄記

命毖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顥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

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

處昌呂翻

復就拜爽平

原相

復扶又翻

行至宛陵

宛陵縣屬河南尹在雒陽東

遷光祿勳視事三

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

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

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

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

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伋為

豫州刺史

伋音胃秋作孔胃

今從董卓傳

東平張邈為陳留

太守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

將校而已

將校為中郎將校尉處昌呂翻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

除三號復稱中平六年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

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自言

非人臣之相其悖逆如此語牛倨翻相息亮翻

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

劍

擾龍姓也蓋古擾龍氏之後

立槓殺之

槓側瓜翻

是時雒中貴戚室第

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

資物

剽匹妙翻

妻畧婦女不避貴戚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

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  
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  
為變袁氏樹恩四世

袁安四世至紹

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

豪桀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

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

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

邳苦浪翻

又以袁術為後將軍

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

東歸過中年

中年縣屬河南尹問古覓翻

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

已被卓書

被皮義翻

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

下雄雋因白令釋之

白中牟令也

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

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

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

部從事部郡國從事也勃海一郡遣

部從事數人守之恐紹起兵也

東郡太守橋瑁

瑁莫報翻

詐作京師三公移

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

國患難

企欺冀翻難乃旦翻

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

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

為于偽翻

何

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

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

復扶又翻和戶卧翻

冀州於他州

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

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考異曰范書魏志俱有此事范書在舉兵之

後魏志在舉兵之前若在舉兵後時紹已為盟主馥何敢禁其發兵若在舉兵前則近是也今從魏志

孝獻皇帝甲

諱協謚法聰明睿智曰獻古今注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已

故名曰協帝王紀曰協字伯和蜀諡帝曰愍魏謚帝曰獻此從魏謚者以魏受漢禪為正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

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

時卓挾天子紹等罔攸  
稟命故權宜板授官號

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

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

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

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

酸棗

縣屬陳留  
郡瑁音冒

後將軍袁術屯魯陽

魯陽縣屬  
南陽郡

衆各數萬豪

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  
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啟乎

辛亥赦天下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

王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

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

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

將帥閑習軍事

少詩  
照翻

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

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

處昌呂翻長知兩翻張邈字孟  
卓賢曰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孔仙字公緒賢曰枯者噓  
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

談論有所  
抑揚也

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

謂臨  
兵鋒

而與敵人  
決勝負也

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暴

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

此數語公業雖以釋言於

卓然闔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

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項

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

人與羌胡義從

從才用翻

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

兕以赴犬羊

兕序姊翻似牛一角而青色身重千斤角重百斤

鼓烈風以掃枯

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

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董卓以山東兵威

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

畏其暴也

卓表河南

尹朱雋為太僕以為已副使者召拜雋辭不肯受因曰

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

孤負也

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

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

之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

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卓大會

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

十一世矣案石包識

當時緯書之外又有石包室識蓋時人附益為之如孔子閉房記之

類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

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

書序曰盤庚五

遷將治亳殷

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

更工

民咨胥怨

衡歷年已久百姓安樂

樂音洛下同

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

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賢曰如糜粥之沸也詩云如沸如羹

石包議

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

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

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

詣滄海

賢曰言不敢避險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

易以安之甚

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

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

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

從才容翻

相國豈樂此邪

樂音

洛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

也

謂秦漢都關中因山河形執以制天下

卓意小解琬退又為駁議

駁北角翻

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為太

尉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

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

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

收瓊安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安乃

復表彪琬為光祿大夫

復扶又翻

卓徵京兆尹盖勲為議

郎盖古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

潘岳關中記曰三輔

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勲密與嵩謀

討卓會卓亦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

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

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

討逆徵兵羣帥

說輸芮翻  
帥所類翻

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

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

嵩前不能從兄子酈之言今又不從行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

制卓故也勲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勲為越騎校

尉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

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

為于偽翻折之  
舌翻汙烏故翻

蓋勲曰昔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  
啟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余謂蓋勲忠直之士時卓方謀  
僭逆不應以武丁之事為言據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

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毋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勲蓋以衛武公之事責卓也史書傳寫誤以公為丁耳况

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卓遣軍至陽城

值民會於社下

此二月事也陽城縣屬潁川郡

悉就斬之駕其車重

重直

用翻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

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

甲兵謂甲兵之士

丁亥車駕

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

可勝計

勝音升

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

感更相蹈藉

藉慈夜翻

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

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

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

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

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

考異曰袁紀作巳巳今從范書

居

京兆府舍

師古曰三輔黃圖曰京兆府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

後乃稍葺宮室

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

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

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朝直  
遥翻

董卓以袁紹之故戊午

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

尺口

謂嬰孩也

初荊州刺史王叡

裴松之曰叡晉太保祥伯父也

與長沙太守

孫堅共擊零桂賊

零桂零陵桂陽也

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

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

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

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

上時掌翻

堅承檄即勒兵襲

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

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

據吳錄資直者夜資之直也

叡見堅驚

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具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

被皮義翻

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

死

陶弘景曰生金有毒不鍊服之殺人

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

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

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歷曰堅詐疾

以誘之

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與袁術

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

考異曰范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

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魏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二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

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  
據之猶以魯陽為治所也

史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

梗塞

縱子容翻  
塞悉則翻

表單馬入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  
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

賢曰

宗黨共  
為賊

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

恐不能集其策焉出

馬於  
虔翻

蒯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

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

之趣下

趣七  
喻翻

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

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

帥所類  
翻下同

若使人示之以利

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

之心

樂音洛

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

襁居兩翻

兵集衆附南

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郡國志荊州  
部南陽南郡

江夏零陵桂陽長沙武陵七  
郡漢官儀以章陵足為八郡

公路雖至無能為也

袁術  
字公

路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人皆斬之而

取其衆

誘音酉帥  
所類翻

遂徙治襄陽

荊州刺史本治武陵  
漢壽襄陽縣屬南郡

鎮

撫郡縣江南悉平

荊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  
陽四郡也為劉表專制荊州張本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  
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  
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  
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  
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  
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

班志汴水在滎陽西南

遇卓將玄菟

徐榮

菟同都翻

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

中竹仲翻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

從才用翻

洪曰天下可

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

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

易以政翻

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

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

為于偽

諸軍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

勃海

翻下同

謂袁紹也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

塞悉則翻轅音環

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

此謂袁術

也丹水及析縣皆屬弘農郡

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

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

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待其變起

於下耳非主于戰也

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

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

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

從袁紹也

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

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

刺史焦和亦起兵討董卓

姓譖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為氏

務及

諸將西行

務進兵與酸棗諸將相及也

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

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犇北未

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

好呼到翻

入見其人

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項

之和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夏四月

以幽州牧劉虞為太傅道路壅塞塞悉則翻信命竟不得通

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荒外言荒服之外也先悉薦翻資費甚廣歲常割

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調徒弔翻時處處斷絕委輸不

至委於偽翻輸春遇翻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

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

易漁陽舊有鹽官鐵官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

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為安立生業

難乃旦翻  
為于偽翻

流

民皆忘其遷徙焉

五月司空荀爽薨

六月辛丑以

光祿大夫种拂為司空拂邵之父也

董卓遣大鴻臚

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

尉王瓌安集關東解壁袁紹等胡母班吳脩王環至河

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

瓌工回翻  
後傳漢書曰班王匡之妹

考異曰謝承

夫班與匡書云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街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各執

而殺之三年八月遣馬日磾及趙岐慰撫天下袁紀遣  
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  
受詔又云恚卓遷怒自相  
平廷疑非班書今不取  
哀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

德免

董卓壞五銖錢

賢曰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孔穎達曰五銖者具

重五銖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  
十四銖為一兩錢邊作五銖字壞音怪

更鑄小錢

更工衡翻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鑄之

銅人

秦始皇所鑄也賢曰鐘虡以銅為之前書音義曰虡鹿  
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跗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  
飛廉館音義曰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  
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長安飛廉銅馬置上西門  
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京門所作置於金由是貨賤物  
馬門外者也余據馬援亦進銅馬虡音巨

貴穀石至數萬錢 冬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  
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  
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坐才卧翻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  
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  
敢攻而還 王匡屯河陽津河陽津即孟津董卓襲擊大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宜省去

以遵先典從之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和帝以下無德可宗故去之去羗呂翻 考異曰袁紀在

明年今從范書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

董卓卓以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

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

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西擊

烏桓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

語牛倨翻姓譜柳本自魯孝公子子展之孫以

王父字為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因為氏

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於是

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牧東萊諸縣置

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

祀天地藉田

杜佑曰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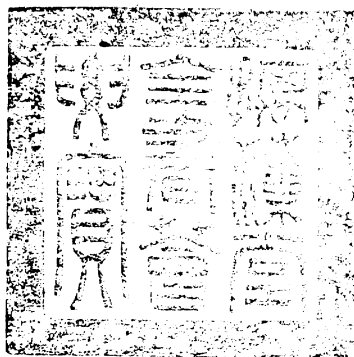
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藉臣瓚曰親耕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說文帝藉

千畝藉  
泰昔翻

乘鸞路設旄頭羽騎

羽騎  
林騎也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王應璧